

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
泉州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

主办单位
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泉州晚报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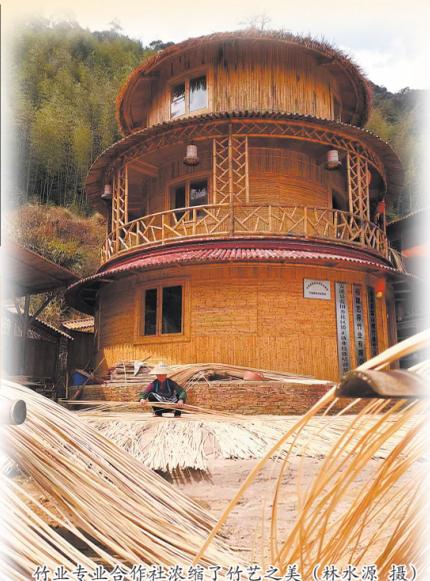
投稿邮箱:meiyuxiangcun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”泉州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,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、3分钟以内短视频)

湛蓝的天空,白云在游走。蓝天下,是一片青翠的绿。山内寨村六百多亩山地超过三分之一是竹林,挺拔秀丽的竹子,给人一种向上的坚强的美。

山内寨村的竹业专业合作社,是一座三层重檐圆形的竹楼展览馆。竹柱大者如椽,环转排列、层层收进,篾席围拢,铺设木板,屋顶棕榈叶盖实。扶手、栏杆、桌椅、床箱、笼筐等全是竹制,有的小而巧,有的大且重,刷了桐油后一派古朴清丽。令人惊喜的是,旁边还有竹木桥、衣架、亭台等。

篮、盘、碟、家具、茶具、灯罩、笔筒、影雕等工艺品,各具情态,有序摆放在展示柜。竹编艺人手指翻飞间,柔滑修长的篾条穿梭跳跃着,演变成荷花、鸭子、花篮……令人不禁惊呼:“太美了!”

展览馆的左侧,一座两层方形竹楼是加工场。师傅们正忙碌着,“哗”,手起刀落,竹料剖开;“嘶”,篾条应声落地;“擦擦”,机器抛光磨滑。薄且透又细的竹篾,在阳光下闪着动人的光芒。一



竹业专业合作社浓缩了竹艺之美(林水源 摄)

个戴竹斗笠的老妇人正翻动着篾条,像端坐在一大片洁白的云彩上,自有一种山野诗意。

一个老伯,六十来岁,身材高大,挽着裤脚,粗壮的手上布满老茧,他正往摩托车后架绑几根颇长的楠竹。老伯是村里资深的篾匠,一辈子与竹子打交道,砍、锯、剖、削、磨、编,样样在行。我们的话题自然聊到眼前的竹子,老伯拿起砍刀敲击,颇为自豪地告诉我,“嘢”,声音比较不响,竹子较软;“咯”,竹子较硬,不太好劈。敲击声是篾匠与竹子的一场对话和交流,通过细微的声响判断竹子的质地,从而选择所需要的竹材。

乡村“竹”梦人

□李志宏

他说,竹编要把握一个度,竹质太硬,编织时容易折断;太软,编织造型不易稳固。唯有谦恭地聆听,才能听出竹子的意韵,听出自然界的高山流水。

此刻,老伯抬头望着满山的翠竹,眼神好似在检阅自己的士兵,骄傲而愉悦。

说话间,看见一辆正停着装运竹制品的货车,我跟着收购商打了个招呼,发现原来是来自广东的老板,令人意外的是,他却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。我好奇地和他攀谈,他打开话匣子:“学会闽南话便于交流,我已走遍蓝田的山山水水,这里简直就是竹海之乡。来这村进货十

快递上门收货,从单纯的农具到精美的工艺品同时在线上线下出售,山内寨村的竹编制品已价格倍增。

幽篁清新,绿意森森。指尖技艺焕发出新的生机,让密密莽莽的青山变成了潮卷浪翻的“金山”。山内寨村一代又一代的“竹”梦人,正用质朴的情怀编织着乡村的美丽梦想。

乡村名片 山内寨

位于安溪蓝田乡与西坪镇、芦田镇三个乡镇交界,距离县城47公里,人口600多人。几百年前,山内寨村就有编织篾货的传统,家家户户都会竹编手艺,是远近闻名的“篾匠村”。如今,竹产业已走出一条“农具变工艺”之路,2000多亩竹海也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“绿色源泉”。村民先后成立10余家企业、个体户,电商发展势头良好,蓝田乡正打造“竹藤小镇”,在山内寨村建设竹产品研发和加工基地,开发竹林观光旅游项目。



扫描二维码
欣赏更多征文活动作品



路不通就转弯,心不通就看淡。



处暑时节闻蛙鸣

□郭芳读

青蛙,闽南话也叫做“水鸡”。这是一种蛙科的两栖类动物,它的头部扁平,略呈三角形,眼大而突出,蛙的发音器官为声带,听说只有雄蛙有气囊能发出鸣叫。

老家小溪的两岸有一大片稻田,沟渠池塘密布。静静的夜里,躺在眠床上,哼着闽南童谣:“天黑黑,卜落雨,海龙王,卜娶某。龟吹箫,整打鼓,水鸡扛轿吐吐吐……”再伴着从稻田里传来的阵阵蛙鸣,那“咕哇,咕哇”的叫声就像一首动听的催眠曲,一下就将人带入甜甜的梦里。

小时候到田里抓蝌蚪,捕青蛙,听蛙声,是我平时最爱做的事。处暑时节的稻田,一株株翠绿的秧苗随风摇曳,仿佛在述说着生长拔节孕穗的故事。儿时的我经常俯下身,凑近仔细观察秧苗和青蛙的样子,乐此不疲。玩耍时,经常能听到乡亲们说:“蛙声闹,年成好。”长大一些后我才知道,原来不仅蛙鸣能让寂静的村庄变得热闹,青蛙还是消灭害虫的能手,若是青蛙越多,收成就会越好。估计是因为这样,我之后便对青蛙肃然起敬,不再去捕捉或伤害它们。

夏秋交替的夜晚,温柔的月光洒在稻田里,一片翠绿的画卷映入眼帘。我走在熟悉的田埂上,感受着微风拂面的温柔,忽然,耳边传来一阵熟悉的蛙鸣,仿佛大自然随手弹奏的乐章,也像一首揭开秋日的序曲。此时盈盈的稻田,犹如乡亲们特地开辟的歌厅,而青蛙就像一位位歌手,在田畴里赛歌。循着这些蛙声,我不由想起了那些文人墨客歌咏蛙鸣的名句:“满池月色如霜白,一片蛙声似雨来。”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“薄暮蛙声连晓闹,今年田稻十分秋。”

天空月儿弯弯,繁星闪烁,流萤点点,劳累了一天的乡亲们围坐在村头的榕树下闲聊,偶尔传来牛哞狗吠,好似又开启了一场乡村夜闻协奏曲。似乎是怕曲子太单调,田野里的蛙声也和风而来,相约似的,有时四周一片寂静,突然就有一只青蛙按捺不住地呱呱叫两声,紧接着便有几只开口附和,不一会儿,蛙声四起,齐声响应。此起彼伏的蛙鸣从水塘、溪沟中传来,更多的是从稻田里响起,你方唱罢我登场,声音气势十足。倘若出现一些大的动静,或是一阵大风吹来,青蛙们就会瞬间偃旗息鼓,仿佛给这首协奏曲画上一个休止符。

如今,虽然寓居城市,在这“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的时节,若是碰上天气晴好的夜晚,我仍会忍不住去石光哲丽园的荷塘走走,或是去石狮学府公园、花海谷公园、湿地公园等地逛逛,赏景之余,我更想做的是去搜寻脑海中熟悉的蛙声,为心灵寻找一片宁静,也想借着流连于耳畔的蛙鸣,去回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,纾解心中挥之不去的故乡情。



汉字趣解

- 出:翻过两座“山”,总会有“出”路。
- 怯:“心”都“去”了,胆当然也要“怯”了。
- 杂:“八”“九”“十”都混在一起了,所以“杂”。
- 拓:用“手”搬走自己的绊脚“石”,才能有所开“拓”。
- 旧:新的东西过了“一日”,就变成“旧”的了。
- 趣:“走”过了一段旅程,才能“取”得成果,这也是一种乐趣。
- 令:“今”天努力“一”点,懒惰少一点,成功就会近一点,人生也会更精彩一点。
- 加:做事不但要动“口”,还要出“力”,这样才能给自己“加分”。
- 誓:对自己说出来的“话”负责,不怕因此把自己也“折”进去,这样的话,才称得上是“誓”。



乡情

□黄晓红

天青月白,搬出一把竹摇椅,横躺在院子里,“吱呀吱呀”地摇起来。抬头是幽寂的夜空,风微微吹拂,带着野花的暗香,开始是暖烘烘的,渐渐又夹着一丝丝的凉。成年以后,在外之日多,居家之日少,家变成老家,兄弟姐妹也离散各处,一年到头,回来不过短短几日。难得一家人聚齐的时光,总显得格外珍贵,又让人不禁叹息时间流逝太匆匆。人对故乡的感情是难以割断的,随着岁月渐增,日久年深,萦绕在意识深处的乡愁,更像是一场又一场的旧梦,总让人魂牵梦绕。

上次回来还是清明,犹记那时春光正盛,田野浸润在细细绵绵的雨里,植物们似乎被一夜泡发,娇嫩的花叶蓬勃生长着,鲜得好像能掐出水。清晨,迷迷糊糊听到“笃笃笃”的敲门声,一推开门,“呼”地惊起一群雀鸟。它们恶作剧之后,也不飞远,大多落到电线上,排排站着,面朝我,啾啾地叫着。这几年,只要想起家,我就会忆起窗前的林深花草香,眼前也会浮现鸟儿鱼儿越来越放肆的样子。不是虫子嚼着菜叶,就是鸟儿啄着玉米,在这里,人与鸟兽并不论辩谁是大自然的主人,大家好像一直在又和谐地相处着。

空暇之余,村里人载歌载舞,怡然自得,大家欢欢喜喜地聚在一起,吹拉弹唱,竟也将乡村音乐会办了四百多期。每次坐在古厝门口,看细碎的阳光从叶缝间洒下,就会觉得日子是慢的,那一刻便想长长久久地留下来,一直守在那荔枝树下听乡亲们弹琵琶,唱《三千两金》。

老家位于五班山下,毗邻仙洞晋济风景区,村名叫“西昌”,但本地人都称此地为“西清”。我还听过一个说法,“西”是因为这里位于蓬壶镇西部,而“清”是指那条汇聚了五班山泉水的清溪。更特别的是,村里各个角落的称呼也别有意味,从“后壁岭”“长脚”,到“田螺山”“鸭子坂”,各种地名都蕴含着神秘的色彩,就像村里流传的

乡梦不曾休

一句闽南谚语所讲:“龙出留林头,核结双溪口,鸭子嘎嘎叫,田螺洋中走,珍珠归米斗,纱帽九十九。”人只要置身于此,就能感受到美丽富饶与人杰地灵。

儿时上学,虽然有大路可以走,但我总喜欢沿着溪流抄小道。湿润的田埂,沟渠水声叮咚,溪流哗哗啦啦,我在长满艾草的路上跑跑跳跳,时常惊得四脚蛇到处乱窜。多超叔是村里种花最多的人,他建在溪边的家里,不仅种的山茶花一向热闹闹,挤挤挨挨地越到墙外,院子里的一棵大白花树,横斜逸出的枝杈,也经常挡住我的去路。每次边走边想心事的时候,枝杈总是突然撞上我的头,把我从思绪中唤醒。

离家近三十载,这条清溪依旧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。这份难舍的缘分,让我每次回家,都要沿着溪边散步,看看它的变化。现在的清溪被打理得很好,不仅溪岸已经被修整,清澈见底的溪水中也摇曳着水草,不时还能看见鱼,甚至蛇,扭动着身子在水中游来游去。村里的孩童们在不热的傍晚,仍会跑来溪里捞沙螺。我虽不吃沙螺,但溪边两侧长满的野姜花,却是我最爱的味道,只要傍晚时分路过,就会忍不住摘一大把带走。

家乡的野姜花,就这样静静地开了一整个夏天。随着三伏天过去,下次我再回来时,可能见到的就是攀上窗、攀上墙的角瓜,还有趁人没留意就悄悄到来的秋天。

闽南“土海味”

□邱建岩

开渔后,渔民们陆续满载而归,夏末初秋的市场里,海鲜品种也随之增加不少。跟人一样,闽南地区常见的鱼鲜不仅有学名,也有“土名”,有的甚至名字就带着“土”字,但是别被这些“土名”吓退,因为往往名字越土,味道就越妙不可言。

就像石斑鱼,闽南人叫它“土过”,名听起来虽土,但偏偏滋味“内外皆美”。野生的“土过”,体型越大,肉越细嫩,因为滋味类似鸡肉,还有“海鸡肉”之称。不仅味道好,“土过”的外貌也出众,通常它们会身披形色不一的条纹和斑点,看起来就像穿着漂亮泳服的舞者戏于水中,样子灵动又爽烈。估计外貌让人惊艳,“土过”也是宴席上常见的一道主打菜。被厨师们清蒸摆在珍盘上,“土过”的造型更是特别,常常是摆出口张、挥鳍、翘尾等姿势,然后伏卧于红油汤中,背上还覆着一件用葱蒜编织的“丝缕花衣”,一上桌就叫人挪不开眼,一时便忘了动嘴。过去,我也会跟父亲、叔叔一起乘船出海钓“土过”。不过那时在海,让烈日“围攻”了半天,又被钓上来的鱼货熏得干呕不止,饿得发昏的我,就便打消了学捕鱼的念头,回去后就彻底收心重归学堂。那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,由于当时物资条件比较贫乏,一条体型较大的石斑鱼,却至少能卖得三百块钱,因此我身边不少同龄人,都选择中途弃学,跟着大人们出海,去学捕“土过”。

除了“土过”,一种闽南话叫做“土龙”的海味,也就是学名所说的

“食蟹豆齿蟻”,它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海中珍品,也有“海底人参”“海中龙”等美誉。生活在闽南沿海地区的人们,很喜欢将它拿来炖汤,据说能强筋骨,就像过去家中老一辈人常说的:“秋冬进补,一碗土龙汤就够了。”

讨海人的“烧酒配”,常见的就是一盘“白灼章鱼”。但长辈们不叫这种海鲜为章鱼,而是习惯喊它“土婆”。每次“土婆”一买回家,母亲就要先用清水来冲洗它们,之后锅里烫一下,再拿笊篱捞出盛盘。不用多余的配料,吃的时候直接蘸醋就行,父亲总说这样吃,才能品出“土婆”的鲜香,尝到脆酥滑嫩的特别口感。

其实,对于海鲜美食爱好者来说,还有两道“土味”海鲜是来闽南时不可错过的。一道是“闽南插蛸”,其主材是“土摊”,也就是竹蛸,将它搭配蒜蓉、粉丝一起蒸熟,吃起来肉质肥嫩,味道香醇。还有一道比较小众的菜,是用“土归”海瓜子来烹煮制成,通常吃它的时候,并不在正餐,而是三五好友小聚“话仙”时,像嗝瓜子一样来享用它,权当一种消磨时光的零嘴。

闽南人给海鲜鱼货取的土名,乍听起来幽默诙谐,喊起来又带着几分亲切感。这些土名,既是本地人对熟悉食物的喜爱表达,又像游子们的一种情感寄托。通过这些土名,看似常见的海产鱼鲜,不再仅是餐桌上的一道道时令美味,它们有时会变成连接家乡、触动记忆的符号,让在外打拼的闽南人,每次见到它们,喊起熟悉的名字,就像回到家,尝到了家的味道。



天伦

苦药里的母爱

□张美娥

最近在喝中药,医生叮嘱每天至少要喝800毫升,而且疗程比较长。这对从小吃药怕苦的我来说,无疑是一个挑战。母亲听说后特地打来电话,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吃药,不可偷懒。

母亲的话让我想起小时候吃药的狼狈样。记得当时常吃的是西药,药片总是沾在舌头上,被唾液一浸湿,苦味就蔓延开来,让人叫苦不迭。我经常一边咳嗽,一边喝水,但折腾半天,也无法顺利把药片吞下肚。有时不是急得满脸通红,就是泪流不止。

那时每次服药,我都是被母亲逼着哄着才能吞下去,即使是吃糖衣药片,也得费好大的工夫,而我也一直学不会吞药片的方法。母亲为此想尽了办法,有时是用糖水送药,或者把药融化在甜米饭后,有时甚至用不做作业作为奖励,但始终不能解决我吃药难的问题。住往到了最后,母亲只能虎着脸训我说:“良药苦口利于病,你不吃的话,下次去外婆家就不带你了。”当时拥有好多美食的外婆家,是我的软肋,所以听到这话,我只能忍住眼泪,咬牙

咧嘴地把药吞了,最后不甘心的我,还要找母亲讨几口白糖吃才肯罢休。

为了逃避吃药,我经常耍小聪明。有时趁母亲不注意把药片扔进垃圾桶,或是把药埋进阳台的盆栽里。但母亲总会被母亲抓个正着,不仅免不了一顿训斥,还要在她的注视下,乖乖地把药吃了。小时候的我感觉很讶异,为何自己每次吃药都做得很隐秘,但母亲总能第一时间发现。后来我才明白,没有母爱到不了的角落,也没有母亲洞察不了的小秘密。

现在回想起来,若非母亲的细心照料,小时候的我不知还要遭受多少病痛的折磨,是无微不至的母爱一直护我周全,佑我康健。

长大后外出求学、工作,体质不佳的我,依旧隔三岔五地患病,自然也逃不过吃药。不过估计是以前被母亲训练过,我现在吃药不再艰难和狼狈。只是母亲依然担心我不会照顾自己,每次离家,总是一再嘱咐我,不要贪凉,吃东西要注意卫生,生病了要记得按时吃药……面对母亲的唠叨,我少了年少时的不耐烦和埋



食事

怨,大多时候都是笑着听着。

如今想来,童年时吃药怕苦,应该是我还没尝过生活的苦。毕竟在母亲的庇护下,最苦的记忆,恐怕就是吃药了。后来我吃药不再怕苦了,却越来越想回到小时候,想回到被母亲管束的日子,哪怕被逼着吃那些苦涩的药片,也觉得幸福又甜蜜。

步入中年的我,仍然会因为喝药的问题,被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叮嘱,甚至隔几天就会迎来母亲的突击检查。如果我安好,她就一刻也不停留,转一圈就回去了。只要我稍有不适,她必然就会坚持留下,给我做饭,盯着我按时吃药,



(CFP 图)

直到我身体痊愈,她才离开。

这不,母亲的电话又按时响起,她老调重弹,仍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。没有过多寒暄,通话很快就结束了,但放下电话的我,却不禁泪眼朦胧。我想在母亲的心里,自己估计永远都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,无论长多大,我始终是她的牵挂,也是那个吃药怕苦的小女孩。